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嘉慶  
二十

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高陵縣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記

錢氏重建祠堂記

無錫磚橋錢氏有宋吳越忠懿王之後也蓋數百年於茲矣  
子孫率能繕修禮遺世茲其休今太學生棟者猶篤先祀畢  
力繼述乃於嘉靖戊子之春當正寢東闕地建奉祀居神龕  
以祀高曾祖考四代之主其朔望新歲序祭享皆如朱氏家  
禮以教後之子弟棟之曾祖梅堂公遷自新安已能肇建祠



屋至於貞菴滋宏厥志置祀田味泉之世族屬繁衍家燬於  
火乃興重屋以修祀事長沙吳文定公記焉其後復使長子  
增拓前址再為鼎置華亭錢太史公記焉若乃規制宏敞文  
章彪煥蓋至棟而始大備云嗟乎自叔季以來風流寢下人  
不念始率重於婚姻而薄於祖先腆於燕會而踈於祭享甚  
至名登仕版主尚未立官至卿士祠或未建閭閻細民何足  
異乎乃錢氏能世敦其禮益光大之不亦賢邪雖然孔子謂  
能明禘嘗之義者治國如視掌則能明祠堂之道者治家不  
亦易乎是故祖之於孫也享順不享逆考之於子也享孝不  
享違兄之於弟也享悌不享慢孝弟與順行於身而祖宗父

兄享於上然則標之所以篤錢氏之祐於無窮者棟桷之麗  
采盛之豐又其所後乎梅堂諱某字某貞菴諱某字某味泉  
諱某字某數世皆輸穀以有義官祠堂落成在某月日

木齋處士胡君暨配汪氏壽藏記

休寧人木齋處士胡君汝季三者今年六十有九矣其配汪  
氏生七十歲矍鑠不老處士為人慷慨剛正見義必為雖未  
籍學然事親殯葬與禮不爽又作永思亭以追慕焉其克恭  
二兄怡怡如也又嘗開塘灌田波及鄰里殆千餘畝霞阜之  
野齊口歸仁他日出穀賑飢有司授以冠帶弃而不著生四  
男子大用大周大同大器大器為蕪湖生員遣從子遊勉之



日讀書須為好人富貴皆外物其三子者早令業商已皆有  
成立君遂盡以其家付之理不問也惟日覽書史閱耕耨耳  
其配汪公銳之長女也柔順孝慈而實祭勤儉巷無居婦鄉  
人或稱為女中丈夫云有地黃栢鋪則其所置也他日處士  
閣其山自婺源發脉行百餘里至千秋嶺斷而復起層巒疊  
嶂綿亘又三四里至黃栢而聚可結穴其右輔以一山有水  
雙溪匯於其前為深潭潭畔有洲竹木森茂相映又其前有  
石山如几案拱揖與來山皆相應也處士於是呼諸子曰此  
可作壽藏矣乃具甌甒召工人開穴而離以考其事嗟乎昔  
公叔文子與蘧伯玉登瑕丘以為樂而伯玉請前夫彌牟雖

非伯玉之中道然而視浮生如過客以塵世為逆旅比之戚  
戚於貧賤津津於富貴惑心於導養之術溺志於還丹之訣  
者不既有間乎嗟乎若處士古之所謂達人高士者非歟且  
其四子業各趨成足以光處士於無窮而處士暨配悅樂康  
強雖數百歲何艾哉壽藏作在嘉靖八年某月工訖於九年  
某月某日

重修二忠祠記

二忠者漢關雲長張懿德也劉先主玄德與之結義桃源起  
兵討賊興復漢室志雖未成義則已立曰二忠云其祠則解  
人義官王君某捐地以建其孫登州府經歷守春捐資重修



者也然雲長解之長平里人志殲二賊威振華夏其歿天下後世皆以為神室祀而屋祝解人事之尤謹予判解時嘗編次其行事曰義勇集已傳行矣惟懿德雖號萬人敵然如破魏將張郃以安巴西功在益州多神於蜀解人合祀或者疑焉曰懿德雲長之友也蓋皆切磋琢磨以求成乎忠者也固不可以地之遠邇名之大小別是故微懿德雲長之道或不能若是之大微雲長懿德之勇或不能若是之顯且久王氏合而祀之其有見乎此不可以勸不義而戒不忠邪周皆磚甃有坊在其前石為柱費皆經府所自出有子曰太學生光祖嘗師於解梁書院以修明周程張朱之學比予改官南

京又泛黃河涉大江事予於鷲嶺峯東所其歸也以是請曰此吾父祖之志也則不可以莫之存耳祠落成在嘉靖四年之夏

定遠知縣劉侯去思碑記

定遠民有九十四歲者張源撰其去任知縣劉君德輝政績一編凡十有三畧率縣中父老數百人達於署篆主簿能慶演求立去思碑熊曰慶演有少年時友呂涇野子者樂道人善蓋往問之於是生員沈愚者民孔銘爭走以來予以多病辭遣還數月又來曰劉令去任久也未嘗以是邀民能薄他縣官也不能以是速民出於草莽之志求報鸞鳳之政如之



何其拒我士民也且夫治是縣者宋有包孝肅元有安承事自是以來寂寥不繼碑如不作不掩人之美乎按流民畧曰承荒役之後民半逃移乃給票免差勸令親鄰收恤或賑糧助牛未及三年流民孫演諸人復業計口殆至五千極疲畧曰目擊時難鷄犬不存每為流涕乃罷除濫征冗費及諸里甲科害經歲隸不下鄉而又春秋行省勸貸移備其後牛羊蔽野鳳臨諸縣多來就食息盜畧曰本縣界於江淮之間盜徒盜賊時行流劫乃立保長甲長分領村鎮互為應救搗鑼為號差功行賞如有被盜之家責償保甲行及暮年夜無吠犬屯田畧曰熊熊英武及留守七衛屯田坐落本縣然軍民

雜處衛署隔別訟輒經年乃待之如一無所低昂分斷田產惟秉至公悍卒豪民罔不懾服化暴畧曰禁斷土豪喇唬不得侵奪細民包攬差稅陷誤良善或誨諭以榜或覺察以方或懲戒以蹟未久潛孚革面變為平民止訟畧曰凡諸詞訟止仰告人拘提到即剖決輕重咸允犴無繫囚塘填畧曰當農隙時設塘填長鼓率使水人衆修理塘填至三百有五座其難耕窪處又作私塘數面灌溉咸足因致富庶蝗畧曰嘉靖七年蝗飛蔽天乃禱祀遣捕備極誠懇蝗入他境馬畧曰差徭大馬多負京債痛革其弊民用不擾里畧曰革除大小直日年省里費一二千金里用一人支候餘務農業抄戶畧



曰禁除里老群毆置不得二季下鄉抄戶并斷時奉舊習飛錢  
走稅為村落苦門畧曰日輪陰陽生一司典門簿雖豪宦公  
謁亦必注籍私囑請託不容吏畧曰設立考牌給付各吏升  
堂抱比若有稽違計件痛徵事無廢閣涇野子曰後世郡邑  
民庶未獲安養者惟為長吏者徂於畏豪右通奸讒重賄賂  
行請謁肥身家殘窮獨雲貧賤故爾今觀劉德輝得定遠民  
心者惟改是爾嗚呼諸畧豈惟定遠一邑可行哉雖四方令  
用之亦可也豈惟定遠一時可思哉雖百年遠思之亦可也  
德輝名煥直隸完縣人起家嘉靖辛巳進士今陞戶部主事  
慶演山東博興人本鳳陽縣主簿以賢能調署定遠篆相成

其事者為新令吾省渭南賀君應璧甫

一樂堂記

一樂堂者前慶州太守石峯張君為舉人盧汝立勲題也汝  
立縉雲人居東鄉竹川其南百步建斯堂焉前即汝立舉人  
坊也汝立之父梅軒君生七十有七歲母應氏生七十有九  
歲皆且八十也矍鑠日健不老生汝立兄弟六人孫男子十  
有五入汝立曰勲無樂乎為舉人惟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則以為真樂耳將孟子所謂一樂者直其然乎則此一樂堂  
者實汝立之志石峯因以扁之耳他日汝立有事於南都問  
予曰則何以教勲奉此堂哉涇野子曰是不可以他求也汝



立苟於二樂三樂之皆具也然後知此一樂之無窮矣汝立  
不見他人之為父子兄弟者乎雖父母年且耄耋或至忤犯  
兄弟雖數十人也不免因氣以鬪墻臨財而忿爭夫何故初  
不能格致以明善遂不能誠正以修身仰有所愧俯有所怍  
故於其親亦有物我安在能知其一樂也昔者荀淑有子八  
人世號八龍陳太丘之二子其德等高時人以難為兄弟美  
之當是時淑寔年老皆在而兄弟皆無恙也其會聚之頃至  
感動天象昭耀帝里於荀陳之家樂而後可知也汝立敦朴  
學古不同流俗見義勇為無所回曲梅軒君稟賦踈淡性喜  
吟詠老鮮外慕應夫人又以勤儉佐之凡汝立之所有者不

可謂無所自也汝立苟充其所有真得乎二樂馴致於三樂  
之地則其所謂一樂者豈惟可與荀陳二氏者之兄弟比方  
哉雖孟子言王天下不與存焉亦在是乎堂建在嘉靖四年  
月日凡三穗梅軒君名懋字時勉梅軒其號也其子曰燭耀  
煩煉杰者則勲之兄也皆同居而梅軒之弟楠號栢軒者年  
亦七十有五四子其次子點者亦舉人君子於此亦可考慮  
氏之和氣云

### 重修環谷書院記

環谷書院者以環谷先生汪德輔而名也其地在祁門縣東  
一里許水秀敦蒼鶴之山為祁門最勝處本漢埤將梅鎬故



址後為巫覡竊據前郡守留君志淑始釐正之創建環谷書院後燬於火庠士汪提輩嘗請修復未行也庚寅莆田陳君光華以己丑進士來尹祁門適提學章君丘君先後命復舊貫陳遂捐俸倡衆鳩工度材竭力經營中構堂三楹以祀環谷先生右構一堂為名宦祠其左則立文會堂及膳堂以資諸生講肄堂前則甃石臺環以闌干堂西鑿方池焉翼置其上號舍庖廩罔不畢舉且訖工懸簿東陽盧君默以其兄煦與予同年也使庠士謝用葉金偕其子太學生堯夫問記按環先生晦翁門人世傳第四人也生甫六歲能通孝經論語孟子稍長其父東山處士即以所聞於雙峰饒氏之學以授

之故先生既舉泰定中鄉試遂棄前業奮往正學嘗師事浮梁吳可堂延陵吳朝陽二先生而鄭師山汪巢深實與交遊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其吳國英汪天應諸賢皆出其門

高皇帝平定天下聞先生名於洪武二年遣行人聘至京師同學士潛溪宋公修定元史書成特旨一班俱留祿仕先生力辭不受

賜金幣遣歸而終所著易詩春秋四書有音考纂疏等注禮有補遺類要綱目有凡例考異其平日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文章特其餘事則先生之所著述者亦非專事於言語文字間也興復書院不亦宜乎遊業



其中之士固當考先生之行上遡晦翁傳道之舊以淑諸身而及於人可也若但驚心於言語文字之間則雖遍註六經群史障道滋甚豈忠事先生者乎書院落成在嘉靖辛卯秋九月相成其工及董役之人列碑陰

重修靈應觀記

靈應觀在南京都城內西南隅烏龍潭山左其右瞰石頭城虎踞關地據江山之勝者也中祀宋勅封英濟武列廣利王王公諱蓋之神蓋舊有捍災捍患驅魔行雨之功

國朝宣德間南京守備太監羅公始建祠於此焉於是禱除妖狐則雷電立作雲霧早則霖霖雨輒至火起而祝應口以

滅舟行而風隨感以息江北蝗蝻生發一乞筆判皆絕凡都城之人有禱響應乃正統二年羅公奏聞并請名額

英宗皇帝欽錫為靈應觀云仍准朝天宮道士俞用謙主祠事焉歷歲既久殿宇傾頽嘉靖八年春觀之住持孫用明募緣重修當是時南京守備太監王公堂少監夏公綬捐貲監造創建三清大殿凡樓閣像設門廡庖庫罔不重加儼飾落成既久矣未記也至是夏公乃以南京守備太監李公之簡書問記竊惟神人惟一理感應無二道未能事人者必不能以事神感神未誠心不能以有應也古之忠臣烈士義夫信人坐不能為於時死與風雲雷雨相為朋侶因人感召而



至者如關雲長及靈官徃徃是也祠觀之修於理亦宜或曰  
既神矣除妖有所不能覃及於九山降雨有方不能徧行於  
四海者則何居曰道有大小則效有遐邇靈有廣狹則應有  
淺深是故龍馬眉齒於河應仰觀俯察者之精也靈龜獻書  
於洛應隨山導水者之心也仲尼未見周公志在行道乃覩  
其貌於寔寐之間伯有不同良霄音在定鄭乃已其屬於立  
後之際天地無心能命萬物之化生聖人無我能速天下之  
和平故仁人握饗帝之機順孫操格祖之權靈應之道斯其  
為至乎凡事神者尚其觀省哉工落成某年月日贊修之人  
列於碑陰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予嘗兩至燕子磯謁王之祠廟於磯巔其廟兩面向江而開  
盡收江山之勝蓋自隋唐以來有之乃嘆曰王之靈其安於  
此乎同行者曰大王四海之內家祀而屋祝乃獨安於此何  
也曰王之生也志欲恢復漢室出吳以誅魏用成一統之業  
乃為吳陸遜呂蒙陰行譎詐斃死於當陽長阪吳謂可以萬  
年江左以圖神器也豈意不數載孫皓面縛歸魏至晉唐纔  
百餘年也王已祠乎其地凡吳之士女老稚病則禱瘞險則  
禱濟危則禱安旱則禱兩兵則禱平水火則禱息絕口不稱  
權遜輩惟王之尊焉則王生雖不能取吳死已有其地而血



食之矣初吳之請婚王嘗罵以貉子而絕之今其人果安在哉故曰王之靈其受於此乎於戲勢利在人有時而歇天理在人無日而泯此豈惟見王之志常存而人心之不死又可見也予判解時嘗叙刻王集其畧曰當漢末世劉先主以帝世之胄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隆中諳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王家在解梁身為布衣爾乃見超乎億人之上超乎數千里之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決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勝茲叔季鮮其儔匹配義與道此真其勇乎孔明因論馬超推王在黥彭之上曰為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

死猶生人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仁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膏辱王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日耳則王之靈固已通天地貫古今其受於此又不足言矣同行者曰然是時道士陳永淳與其徒鄭德臣隨侍而聞之拜而曰王之廟久建而未修

武宗南巡之日嘗至於斯耻其隘阻憫其傾圮於是南京守備太監黃公倡諸中貴捐貲修闢今始煥然宏闊軒朗卒為樓神之所矣碑已龔而記未勒時同行者則前監察御史開州王公溱也即為之轉請遂錄其言以付之在嘉靖辛卯之



中秋日

志勤堂記

歛之潭渡人望雲子黃君廷祉於其家思誠堂之西建志勤堂以勗二子沂沐學且以邇其先唐詩公之休也沂儒士能文賦隱處其中沐隨望雲子籍於揚州學學於鷲峰東所遂偕沂謁予曰家君建斯堂意深遠甚乃沂則行而未成沐則業而未立則何教諸涇野子曰二生知斯忘乎凡以求夫道也二生知斯勤乎凡以據夫德也夫志於道而以惡衣惡食為耻雖孔子不與議勤於德而終日乾乾矣夕或不惕若雖周公不敢保其無咎也故能立斯志矣則日入高明於道有

未及者吾未之見也能致斯勤矣則日就堅定於德有未得者吾未之見也昔者伊尹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為耻故其志超千古而獨高曾子隨事精察三省之功日未嘗忘卒得一貫之傳故其勤邁諸子而獨盛夫周公孔子伊尹魯參曾古大聖賢也其言其行皆不外乎此二生之於志勤也能如是乎抑未能如是乎欲為是乎抑不欲為是乎如欲為是也雖未能遠至於是則有能之之日矣如不欲為是也則其所謂志與勤者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世固有以登巍科躋顯官徒耀閭里而震庶人以為志者矣世固有以工文辭專記誦徒邀浮名而背真性以為勤者矣是豈二生之所欲為哉是



故周公孔子之言伊尹魯參之行二生固當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者矣於是二生日家君雖建斯堂得涇野子之教斯知所從事乎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敢不敏旃堂凡三楹左右皆有廂房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

南京錦衣衛重修記

南京錦衣衛設當通政之南東面為鎮撫司者二為中前後左右水軍屯田馴象諸千戶所者十七皆在衛堂之前南北以對列為局者一為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司者五十皆設於其所其為堂廳廂房屋也四百有五十為庫以貯

鑾駕者一在東長安門之東北面其屋亦六十有五此皆洪武初之額建者也歷年逖遠傾圮相尋正德元年指揮房公汝玉奏

隄修理動用蘆州官錢開端充飾未克盡考乃房公陞任去正德七年間指揮丁公世膺為其僚李公克成專托以終前業復動官貲畢力竭作乃簡千戶閻真等為之程工鼓力群室具與增至七百已落成矣嘉靖十年復行葺補輪奐咸新鞏可悠久乃偕知府易君士美問記柙竊惟錦衣之設其設名雖與留守神策諸衛同其體統實與五府等埒蓋即漢執金吾之職也故將軍力士校尉皆禁人也於是衛隸直



海峽先生文集 卷十八  
駕侍衛巡城皆貴任也於是衛司捕姦鞠囚巡視牧馬驗裝  
快舡會同巡江存恤新軍審錄監決考選軍政皆重事也於  
是衛祭故番麥有所紅花有厥屯糧有額草場有籍蘆州有  
縣故綱板以蓄威金牌以懸寵銅魚以寄信麟衣以耀榮雖  
至上直之卒或得給銅錢於甲庫闕孰米於 禁門蓋實  
天子之親軍而兵權之重任也牙署既敝法得申修雖然營  
繕有三忌焉委不得人則資姦姦使不以時則損人力用不  
以法則耗公帑惟公敦厚寬信自秉公廉蓋嘗奏 准襲替  
回衛千百戶矣年方二十即獲管事凡衛之官軍罔弗敬服  
故以委人則群材效能以率作則衆力用敏以調處則寸朽

不棄故先後兩役事不告煩卒不告勞人不告議而工考矣  
昔衛文公營宮室於楚丘能得其道至致駮牝之多強於政  
治然則公當

國家全盛之時而申修近署如此公雖以建上將之旗而禦  
鉅鎮之險有餘也詩云洒掃庭內惟民之章夫庭內一洒掃  
細事耳且為民之章表而况於為此大役哉則公之超羣而  
勝理大務可知矣因記以告諸後公名福直隸揚州人

### 三近齋記

三近齋者古菴毛君式之之齋扁也古菴病世之學者言道  
雖遠而實昧行道雖遠而實異任道雖遠而實弱又或以知



為行而無三者之分也乃作三近齋以自警曰憲將由此以入德而造道乎他日其徒舉人唐音速子記予曰非知無以明道知之不能而不好學終於不知而已故絕好學則理窮而愚破性開而心盡道之不明者鮮矣世有以好學為行者是弗視地而傷蹠也非仁無以體道仁之不能而不力行終於不仁而已故絕力行則私志而理順邪開而誠存道之不行者鮮矣世有以力行為知者是已登岸而又覓舟也乃若好學之或倦則暫明而又昏力行之不繼則雖得而必失此皆志之不勇不耻不若人也是故三近舉而達德可入達德入而達道可至今夫舜何人也古之大聖人也然猶好問焉

好察焉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好取善焉故曰舜其大知也與人不如舜而不好學豈非自愚者哉今夫顏淵何人也古之大賢人也然猶善不伐焉勞不施焉雖簞瓢陋巷樂不改焉故曰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人不如顏淵而不力行豈非自賊者哉古菴贈徐養齋之序有曰近世君子偏志頓悟立論竒高力詆朱子以居敬為綴以致知為支離專心棄事之說遂瀾倒於天下觀是言也雖舜之知亦可望以入人曰不好學吾不信也古菴復鄒東郭之書有曰資稟昂者蚤年卓立其次必積累憲三十以後思三十前事而悔四十五亦莫不然今至六十悔益切而心漸平勉求寡過然亦晚矣觀



是言也。雖顏淵之仁，亦可望以入人。曰：非力行吾不信也。然則三近齋者，實古菴入德造道之室，以視數仞之堂，畫棟雕墻之屋，真土木之妖耳。他日當見古菴之於道，不止三近而已也。齋先四楹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古菴常州武進人，其起家正德辛未進士，仕為禮科，給事中，旋自棄去，歸隱於山云。

南京工部重修

太廟成欽受 勅書記

初南京工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何公瑋等會題修理事宜，太廟為先，及山陰何公詔來履尚書任，尤謂急務。會同內外

守備等官復請於

上首舉斯役。方越一年工用告成，乃偕諸臣奏言曰：茲舉也。

臣等雖協謀供事，爾乃人心競勸，早獲成工。實

皇上孝誠之所感。

聖祖神靈之所佑也。於是

聖上稱其盡心督理，節省財力，勞績可嘉，特降

勅褒獎，以酬其勞用。稱

孝思之誠。南都諸公卿舉首嘆曰：

聖上奉先之孝，何公為臣之忠，皆可觀矣。他日其僚右侍郎

張公羽偕其屬謂尚寶司卿呂柟曰：此誠



明時之盛典也尚寶故史氏宜為叙述將加諸石以告夫後  
棟聞之君子之營

宗廟有五至焉一曰至敬足以孚神二曰至儉足以節財三  
曰至惠足以慈民四曰至勤足以致期五曰至公足以範後  
昔魯未修御廩而嘗春秋譏其不敬乃公初任惟茲為正易  
摠布範圍不定嘉嘗從諸公卿并觀恍若天府可謂至敬足  
以孚神矣初部司會計工科用銀五萬有奇及工之成萬有  
一千而已比於正德間修

寢殿之費計省十七可謂至儉足以節財矣其為用也取九  
千金於蘆課班匠取二千金於缺官柴薪取鐵粟松木及杉

楠雜木於清江實舡二塢及瓦屑壩諸局取磚灰於琉璃諸  
窯取原買過修 宮大木以借用取銅絲金箔硃漆簾篾油  
麻諸類料於庫市皆不一派於下而傷乎民可謂至惠足以  
慈民矣正德之工經五年而後考今之落成者正

殿九楹二廡三楹并櫺星諸門神厨庫及宰牲諸亭燎牲諸  
房且百餘楹或更新或飾舊其工十倍於昔也乃日率其屬  
陳謨勞來督課不遑暇食始於嘉靖庚寅二月瀕辛卯五月  
而畢無偈日焉可謂至勤足以致期矣昔趙充國屯田湟中  
比其歸也有浩星賜者勸其勿告兵事利害於上恐嫌矜滿  
充國曰吾老矣若計小嫌不言恐後無人言者非國之福茲



也勒石以告後其為 國家用財慮者甚遠可謂至公足以  
範後矣夫且茲五至是微一忠建茲一忠豈不足稱

聖孝之誠哉且公自為郎官知府以至巡撫司寇皆加意窮  
民存心節財行將入為宰衡當益上輔

聖主繼述之本臻位育之化彌災青而緩華夷所謂明郊社  
禘嘗之義治國如視掌者又可觀矣蓋不啻於修其

祖廟已邪

### 容菴記

辛卯之秋徽府學生程爵赴應天鄉試不第將歸見其父容  
菴君其友胡大器曹廷欽因請作容菴記則問之曰何以為

之容菴也兩生曰容菴先生事父母生盡其禮死盡其哀此  
其大者勿叙也惟是尊賢禮士好善能施予襟度宏闊不可  
測古所謂汪汪千頃波者雖不敢比當其器識亦殆庶幾乎  
是故以容名菴蓋以著其志云則又問之曰兩生亦嘗學斯  
容乎當其能容也如舜之容象禹之容有苗孔子之容桓魋  
孟氏之容臧倉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亦可乎當  
其不能容也管叔而讒周公張耳而毒陳餘公孫弘之逐仲  
舒林甫之間九齡安石之黜君實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糝  
不亦不可乎兩生曰然則所謂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者非歟曰在外者不可必也在我者不可小也然則何以學



容曰同人於野然則何以學去不容曰無我二三子皆微之  
美士也爵又在容菴庭訓之下宜皆從事於斯乎不然是為  
容菴者止容一家人耳安謂其以廣為名世大為字哉安菴  
凡三楹建在嘉靖某年月日

江陰縣新建啓聖祠碑記

江陰學生黃懃持其師教諭熊氏清訓道守注氏栗趙氏儲之  
狀偕禮幣謁予曰縣啓聖祠 命下之時先尹體乾適陞進  
去今尹仁輔來繼厥職初謂茲役誼不可違乃正月布令爰  
興丕作邑中義民凡十數輩樂趨召工未建匝月祠用告成  
敢請信言勒諸他山之石曰憶昔有知常謂宜聖暨顏魯思

孟肇明斯文垂憲萬世山谷之僻齟齬之兒咸知誦習究其  
本源如叔梁點路種靈孕秀篤生聖哲閱秩祀典廢或不載  
即我夫子回參諸賢其能恣然忍諸又回參伋軻配食夫子  
父及卑屈列位廂廡子如有靈坐寢震驚焉今際

明主推聖賢心下議禮臣別建啓聖祠當文廟東偏內祀叔  
梁啓聖公配以參回伋軻之父下逮程朱諸儒其父亦與享  
焉然後聖賢之心於是為快具大典也且茲役之舉上可以  
使為父者能教厥子知所以慈下可以使為子者克事其父  
知所以孝關切人倫轉移風化非淺淺故也仁輔乃能知為  
急務克先圖之揆諸斯道其殆庶幾乎狀又言仁輔為邑能



興學校理冤枉抑豪強毀淫祠禁妖巫弭江寇諸政聿新宜  
茲營建知所本歟祠中為啓聖廟翼以二廡其中為唐陳羣  
以甌甌其前為門塾絢以丹漆始今年二月十六日終三月  
三日未二十日而完是可考悅以使民也仁輔姓李氏名元  
陽雲南太和人舉嘉靖丙戌進士擢翰林庶吉士其篤志正  
學蓋嘗聞諸通政馬氏伯循云是役也諸董工及捐貲助役  
之義民皆列碑陰亦為從事各呈者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太學生吳人馬子遇為其父遺安公羽之所構也翁  
自四十以前喪其夫人某氏再不配今且八旬矍鑠如強壯  
時無玷義問宣昭歷聞於上於是巡按東君以羔羊養郡守  
徐君以薪米月養秦安胡君具奏

聖天子准照八品官例以優免人丁終歲養吳人咸以為榮  
太學君故有是構焉他日翁孫進士承學過就烏峰東所以告  
予予謂之曰是外榮也何以謂之內榮曰在太學君以西銘  
為內榮在進士以下武為內榮何謂也曰西銘言孝子之事  
親如仁人之事天太學君誠如是也則是以仁為養而不以  
羔羊且使遺安翁為仁人之父也不亦榮乎經曰仁則榮蓋  
謂此耳昔周之亶父季歷能積德累仁至武王而能續之詩  
人至作下武之篇稱其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



之祜進士誦詩而有得焉則他日以繩武孝之道而輔  
聖主可使四方皆來賀而其佐也亦於萬斯年矣則其養遺  
安翁也又豈帝月與終歲已哉斯是之榮不又大乎對曰承  
學敢不勉力以告於吾父以致悅於吾祖乎堂凡三楹其基  
盈畝在居第西偏前襟鏡鉞後倚修竹里左通臥龍街右聯  
鳳凰鄉南臨長河與旌表褒義坊對亦吳中之勝地也落成  
在嘉靖某年月日

耕雲堂記

耕雲者泰和人壽官周君充賢之別號太學生英德庸泓之  
父也君三歲失怙母氏鞠育長肖自立思光前修敏於田畝

純其藝黍稷雖晉英德允耽是業遂以耕雲自號且扁其堂  
焉力本不衰壽登八十茂膺冠服之榮好德考終江廣咸稱  
之初君先世諱羨者於宋仕為僕射其所居千秋里有陸地  
焉方三十里每遇愆陽率為曠野僕射乃築槎灘一陂半截  
江流開圳灌田三十六支兩九都悉治其利獲田膏腴三十  
萬畝後圯於暴水田皆蕩析僕射四世爰生仲和嘗為英州  
刺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致政歸高目愴前廢別築碣石一  
陂洩殺水患捐田百畝以贍陂用遺令世選一人掌之六百  
餘年於今為烈周氏世食其澤篤茲耕讀綿衍家聲不墜故  
君號耕雲者上以昭祖德下以垂嗣緒也庸泓曰英德古英



州也先君以銀青遊宦之邦身復客賈不忍遽忘令庸泓髫  
補英德學生方赴南雍先君捐館輿櫬還塋痛切肌骨每瞻  
茲堂深愧繼述涇野子曰庸泓無一於痛也汝先君以耕雲  
扁堂其欲庸泓耕道以肯構乎夫耕雲之澤及於鄉黨鄰里  
耕道之澤及於四海九州然則道亦可耕乎曰古不云聚之  
以仁種之以義耨之以學播之以樂凡以為耕道也是故心  
耕為上力耕為下力耕則莨莠除而嘉穀茂矣心耕則私欲  
退而天理深矣故曰仁在於熟耳對曰庸泓敢不奉置斯言  
於堂右以篤志為耒耜乎堂成在某年月日

南京戶部新建浦子口草場記

江北浦子口城舊有應天橫海龍虎武德四衛各有倉以給  
官軍月米其馬三百疋之草豆則渡江關支於南京諸倉場  
水陸脚費十耗其七有司輸納亦稱未便於是巡馬千戶何  
金呈於分司監督主事張旂呈於本部尚書鳳山秦公侍郎  
新山顧公偕當司郎中王君銳等

奏准改馬豆於江北諸倉收放上納及遇缺乏糴買皆監督  
委官掌理價從科道校定時估其堆草之場則就武德衛廢  
棄倉基更為築建監督劉君憲親勘其地委四衛指揮趙欽  
諸人估計厥費聿興斯役未及數月功用告成郎中湯君紹  
恩偕其僚問記予嘆曰美哉斯役也可以觀平天下之道乎



或曰以一草之微而知平天下亦不難邪曰八卦天地間之大業也昔人於一梅堯能見之斯道古今之大路也昔人於一門戶能見之夫此草塲之改建也其用言足以知取善之智焉其弛力足以知恤民之仁焉其節財足以知方物之義焉其因利足以知便下之權焉其畜威足以知保障險阨之畧焉處一草而五善具雖平天下之道又豈能外於此乎予嘗慨夫後世為天下者非果於自用則徂於自私非薄民於繁難則困民於因循如草塲之法行於平天下也又何有乎夫秦顧二公已有相天下之責而諸君子又皆積政以俟大行者也當其今日之所為與其他日之所建足食足兵民罔

不信以為

國家延億萬年之休者固自有在蓋不啻處一草塲已也是後也官廳及門凡七楹坊牌一座秤蓬凡二座守舖凡四座堆草方基凡二座圍墻間墻百四十有八丈金用三百六十有奇皆取諸應天府修倉之儲工用三千有奇皆取諸三倉餘砌路至街渠百五十丈有奇磚石半取諸拆剝壞廩其帶管草塲則於橫海應天二倉內選用一倉官攬馬塲在應天倉之北東面後倚高崗右鄰橫海倉舊基為地二十五畝九畝及撥補留守中衛冊江地一畝七分共地二十六畝有奇塲用十有一畝七分餘皆附層於塲其左近城則隔出空地



以防水火若產崔蒿諸物通年取賣以備修倉之用是後也  
工起是年四月十一日至秋八月落成

靜脩書屋記

襄陽劉孟禽從予遊於鷲峯東所聞予說論語輒辯難不置  
不以忤予為難而以窮予為信故每有說予必以孟禽為可  
知而孟禽既退以予說為必可行也他日又作請益數十條  
以問予予俱荅之以孟禽為可問而孟禽亦以予所荅者為  
必可得也然請益之條雖多論語疑義其一條曰鷲於仲冬  
二十一日期當聽講以陰雨晦冥靜坐閉戶頓覺此心虛明  
凡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

日無欲可作一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  
可作終身聖人不知是否予荅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  
時或有欲則與閉戶靜坐時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  
欲一靜坐不可便了也予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  
榮文繡峻雕之美貨財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際耄耋昏倦  
之日皆如此號房之靜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  
矣孟禽且歸乃又問曰昔者吾父嘗築一室名曰槐衢書屋  
命鸞會友講學其中積十年而鸞獲舉於湖廣於學似頗有  
聞皆槐衢靜脩之故也鸞遂捐坊牌餘金易隙地於襄城東  
南誅茅為廬扁曰靜脩書屋追憶先人以圖後進敢請一記



以昭前休予嘆曰美哉孟禽之舉前靜坐有得之言其亦本  
於此乎昔者諸葛孔明之隱襄陽隆中也嘗曰才須學曰學  
須靜也非學無以成其才非靜無以成其學及其既相先主  
遂用開誠布公之道以建恢復漢室之功然則靜脩書屋將  
孟禽亦聞孔明之風而思興起者乎且孟禽號房靜坐之志  
又不啻以孔明自處已也斯歸也勿忘前言勿廢先緒以聖  
人為必可學而至斯不負靜脩之意耳然則靜脩亦可為聖  
人乎曰聖人之道惟仁為大夫子曰仁者靜意正謂此且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汝鄉周茂叔之言也孟禽果  
能有得於斯則仲宣之樓習家之池不暇念及矣書屋凡若

干櫓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

嘉樂堂記

嘉樂堂者錦衣徐東園子之所構冢宰白巖喬公之所題也  
則何以言嘉樂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君子嘉會足以合禮故  
曰嘉禮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故曰樂故嘉而不樂則  
其嘉必不恒猶夫不嘉也樂而不嘉則其樂必不真猶夫不  
樂也既嘉且樂君子於此以定禮而觀道也夫東園子者

中山武寧王之裔孫也累葉勲戚亦云貴爾錦衣席餘蔭綏  
厚祿亦云富爾乃富貴雙遺驕泰並志既篤循墻亦嚴茹素  
孝隆萱草睦洽宗黨恤鄉禮士咸崇其雅皆可謂幾於禮矣



乃猶自視歆然每懷靡及夫東園子持是心而不已也豈有不底於嘉者乎於是日臻暇豫歲履優游既鮮憂俱亦寡局促興至則詩賓至則觴宜乎其樂之若此也或曰古之言嘉者多驗於人其論樂多以貧而見故嘉客嘉賓著於白駒鹿鳴之什帶索而歌乞食而詠則榮啓期陶淵明之輩今表於東園子堂不亦左乎曰嘉在交會之間初無賓主之別樂在心體之安豈有貧富之分使東園子以富貴而樂也誠難與論嘉如其不以富貴而樂也又何必與榮陶等而後然哉雖然樂不足以進東園子所可以進於古之人邁無忌而超薛文者惟在於嘉耳隨之九五曰孚於嘉吉言嘉之道必有諸

已而能孚焉斯為可樂而吉也吾固知東園子顧諟茲扁一有不嘉即不快於心必其念之所興身之所接盡於嘉乎乃然後泰然樂以無窮也堂成於某年月日在

高皇帝賜第之左南面凡若干楹近大司馬浚川王公亦有記論嘉樂之義尤稱詳

李氏家廟記

李氏家廟者大司徒石樓先生李公之所建也公既歸田爰卜居第之東南相其陰陽繫其廣狹樹基抹垣建茲廟焉奉安高曾祖禰四代神主其位以中為上左右次列遵時制也春秋享祀節令參謁悉依朱氏家禮守舊典也於是沁水人



慕其美起而從之者數十家他日公發使渡江以問記呂柟  
曰夫道以禮為大夫禮以孝為先故草野之人等父母於何  
等都邑之士惟豐禩之是知若乃既尊其祖又敬其宗非學  
士大夫其孰能之則公家廟之建豈非卜子夏之所取乎故  
程子推孔門之義祭始祖於冬至祭先祖於立春者有由然  
也或曰古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一廟臣不踰君禮之大  
分如取程子始先之祭則朱子非歟曰古諸侯多天子繼別  
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禩之支子  
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庶  
人篡十代之譜烈士考百世之傳祖之祭既無人代禮之實

可以義起然則公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雖然忠信  
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未能事人  
者不能以事神神明郊社之義者斯足以治國也公初為御  
史已馳直言之風厥後累官臬司都憲積登司徒政在多方  
功在 國家皆李氏之先欣豫於地下者也書所謂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其謂此歟乃又建此祠廟訓於宗戚式是鄉黨  
宜其沁人徒化不令而行乎然則李氏子孫及沁中敦理之  
士無徒襲其文不求其本也廟屋凡四楹東西有翼室其前  
也重門序起對石樓山落成在某年月日

南京戶部重建銀庫記



南京戶部銀庫在本部後堂之東南北面當玉音樓之南凡天下之穀金布金稅金絹金鹽鈔金戶口金贓罰金皆委輸焉數盈百萬以需軍國之費蓋

天子之外府也異時金發應天庫收後以法理不便奏建於茲然木屋崇墉不受風日歲朽月蠹支持實難於是部尚書鳳山秦公侍郎新山顧公以當司勘呈奏 准重建仍即舊址一用甃石發圈以作橫長五丈九尺其深丈有八尺周壁皆石為脚甃甃積甃至指高丈有三尺身厚四尺門鐵衣之高七尺有奇虛其中者十有四丈有奇也門左右有鐵牖以受明庫內又為小庫者八皆用圈作以別十有三司之金一

曰折江二曰湖廣三曰江西四曰陝西五曰山東山西六曰福建廣東七曰廣西雲南八曰四川河南而貴州不與庫比建廳三楹南面有事收放者位焉庫南作小舍六楹北面則戍庫也周垣十有八丈有奇高二丈先門在庫門之北一楹外鍵既落成司大夫以二公命問記予嘆曰美哉斯役可謂知重泉布之地矣或曰長府改作閔騫柳之大盈之建史氏譏焉銀庫之美何也曰家有美玉韞匱以藏賈獲數金什襲之而不以誨盜焉何者以其可救一家人之命耳况乎為國之儲者生民之休戚國計之盈縮邊餉之克乏

上上之間有無皆繫焉如之何其不重以固乎且斯金也皆



農夫之脂膏機女之汗血既多取之可輕視之邪故予謂斯  
後傳久不壞一勞永佚有為國之忠焉作事不苟動有取法  
有守職之信焉臨財克惜費出不濫有體民之仁焉三美咸  
具雖移以為天下居賢材亦可也是後也初具議者即中鄭  
淮湯紹恩主事許瑄選交督建卒成厥績者即中楊本源張  
素督同匠作體勘估計工料兼事脩理者工部郎中劉讓與  
移文經費者郎中周祖堯是後也先脩蓋引庫徙貯庫金隨  
脩架閣庫以護文卷通計用金九百有奇料則取之工部脩  
理之餘木役則取之工部脩倉之餘丁是後也始於嘉靖十  
一年八月十五日落成十一月二十六日

### 嚴氏家廟記

嚴氏家廟者太宗伯介溪嚴公之所建也嚴氏分宜望族世  
居介溪至公子姓繁碩爰遷東堂密邇學宮尋以堂南有山  
鈐岡蒼翠壁立為邑巨瞻乃作鈐山堂既而曰禮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今雖卜築新居廟豈可後乎乃樹基定礎作廟五  
楹在鈐山堂左南面饒聖黜據窟突咸明內安五龕當北墉  
下皆南面以祀始祖及高曾祖考神主中以為尊左右次列  
先門在其南扁曰嚴氏家廟云公嘗言朱氏禮祀止四世蓋  
承封建之舊程氏禮祀及五代則實孫子之情故建茲五龕  
致尊祖敬宗之意極敦本崇始之誠乃遂作祭式春秋有事



馬寢後建崇屋一座以貯

宸翰賜書曰御書樓層宗壘摘刻染冊閱屹然與鈴山埒平足為宗廟依據子孫瞻拜廟下者可以觀孝與忠矣夫禮廢既久人率厚於自養薄於奉先雖學士大夫之家多同都邑草野之人公斯之舉敦薄俗而起頽風足作一邑禮先矣况公位居正卿典司邦禮輔

天子以禮教萬民者也公斯之舉四方爰發足作天下禮先矣禮曰義理禮之文也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公嘗言始祖諱某者厚德不耀畜祥衍慶施及平菴取進士為御史舉劾方正風采茂著累官副使布政辯冤賑窮活人

甚多越至於今葉歷四代三世咸贈皆有積行大發於公博雅清脩功在

朝廷行將入相以道佐

人主而康濟天下者也則所謂禮之本者公又殆蕙之不徒以其文耳此雖以傳後世亦可也廟落成在某年月日

### 羅江洗氏祠堂記

羅江洗氏祠堂者南大理卿羅江洗公之所建也洗氏在秦漢間散處嶺南甚繁衆至佛山之鶴園族屬滋盛元季有諱縉者則公之曾祖也乃自鶴園就業於鷺洲之羅江其與佛山皆南海縣西林都地也



明正統乙巳黃寇亂平乃割西淋之半暨東涌馬寧三都建  
順德縣治於大良而鷺洲隸焉於是羅江洗氏遂為順德人  
故公建茲祠堂推其諱緒者之父為高祖凡四代遵禮繼別  
為宗之義其洗氏大宗則佛山人祀之羅江之祠不援也祠  
在大理居第之東構堂三楹中立四龕皆髹漆塗奉安四代  
神主自堂至寢作捲棚以入龕東置一鉅匱以藏遺裳衣書  
物西亦鉅匱一祭器受焉堂前數武為重門重門之南為先  
門麗牲碑在中庭周祠皆崇墉幾三十丈有竒寢東作齋室  
三楹有離垣其中隙地雜植果卉以供時羞設祭田焉因世  
以撥各計見產十取其一約足供祀而已若有贏餘儲俟葺

祠示後人以儉皆公所自裁定也昔者卜子夏受學於孔門  
其傳以文學為名其文學以禮為先然其言謂大夫學士獨  
異於草野都邑之人者為能尊祖敬宗也公斯之舉當非卜  
子夏之志乎且公嘗言高祖創家之本也曾祖始遷之主也  
烈考祿不逮養痛失之前也慈妣乞養以終僅得之後也故  
自敷歷以來確守清慎顯持憲度則可謂孝思真切舊事忠  
信者矣行將晉位正卿以道經濟天下凡其教於家者又以  
教之於國則卜子所謂禮後乎者公又殆兼之不啻具此祠  
之文耳祠經始嘉靖甲申八月落成於十二月乙酉

王氏祭田記



王氏祭田者鄉進士金壇王貞立標之所置也貞立之父靜菴先生存日開治墳壠殆五十畝手植松竹遺業後人又於壠畔置田三百支授四子及貞立之三兄亡也其田幾入於他姓貞立聞之痛曰先骸未寒而附壠之土頓亡則將及松竹乎則將及丘墓乎吾父九原之下其謂標何乃漸以其價還之已而曰田旣歸而標獨居有亦非所以對先人也乃出其田四十畝額為祭田釐以四支歲較水旱之中程其租課以授家人子孫定以四分之一用供祭饗其三贍其不給適相為主週而復始百世以守諸凡輸將徭賦則取礪松竹三年斧斤一入其當年糧稅則四支子孫均辦且曰吾父疇昔

嘗夢祭先昂首仰視見標在上覺而語曰標其尸此祀事乎况吾先世在宋則伯敦之孝壽宣昭於岳陽明興則思恭之知禮見稱於金沙衍鍾吾父孝友因心好學忘殮教諭江湘生徒咸化乃若釋僕嬾之竊金息戚黨之積訟尤為鄉人羨談仲兄棊克成厥志起家進士知汶上未究所繙齋志淪亡今獨餘標而諸子姪尚未能立有愧前作祭田之設不識可以興其志乎涇野子曰善哉貞立祭田之舉可以觀孝慈矣夫世之孝子多隆於生存親旣死亡而猶篤可謂知所繼述斯其孝之純者也世之愛其所親者未必謀其後也乃若贖其廢業而畀之憐其貧乏而恤之傷其離析而合之慮其愚



情不知自長也乃式諸居桐以誨之斯其為慈不亦厚哉古所謂施於有政者將無以廢幾乎夫貞立自少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比從予講曾氏之學當其志固欲事君如事父處國如處家惠此四方之氓獨如子姪者也可宜其立敬愛於已以為學問本源殆將自此懋積以及其餘也然則王氏子姪可不知所慎守而克大之哉

遊廬龍山記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子大暨黃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熙過鷲峰東所曰涇野子僻居於此久未遠出今登高節且至盍為廬龍遊以續浴沂舞雩之風乎期九日往時方小疾

辭諸友曰當十一二日乎曰雖十四五豈不可乘月以行哉約已七日天大雨八日雨九日又大雨十日至十二日雨雖不甚皆未止十三日霽諸友曰涇野子之智殆又非臧武仲乎乃申前約遂於十四日至山開宴於東道院老子堂中維熙曰傳謂夫子稱老子猶龍又謂問禮於老聃果然否曰猶龍之說恐其徒之溢言問禮之事今固存於曾子問篇矣由其徒之說必欲尊彼而抑此其辭誇由吾儒之言也必欲虛已而問人其辭平孔老公私之別於其徒亦可見乎已而子大言在列書亦多識見有筆力曰斯其人資質亦高邁學孔氏之道而不能乃馳騁已意綦捏人名虛設事踪漫為支誕



之辭思與孔氏並傳蓋其原皆出於老氏於是世之資質敏達  
跌宕者多流溺於其中而不覺當其弊足以惑世而誣民猶  
龍之說其殆斯輩之為乎昔程正叔不讀並列書蓋有以也  
是時酒行數竿殺俎錯陳有水陸之珍焉予詰之曰往與諸  
友講顏子簞瓢之樂此宴之設得無不相信耶子大曰若顏  
子之宴夫子亦必備物以致敬乎曰如顏子必備物而後為  
敬夫子焉取於屢空而少西氏者宜非夫子之所說矣酒半  
躡石磴以上山諸友先往俟予予以二僕挽扶而升路峻險  
甚至翠微已三憇叔用待予予嘆曰登山之難如此乎叔用  
曰為學如登山果然曰叔用於登山亦見學乎然不可畏其

難而遽已遂竭才以上突至其巔巔磨盤平即闕江樓舊址  
也縱目西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岩南拱其西定山迤邐  
綿亘黃岩累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翠律建  
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棲而長江群峯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艤衝  
巨艘往來絡繹指北而超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為輔  
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

皇祖欲建闕江樓於此惜其費財垂建而止乃嘆臣下無一  
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然則臣



子或遇執藝之職者可但已乎於是諸友皆以為然已而子  
大曰此山如許之高既登而天猶如此高也曰子大何相信  
之速乎豈非因子說顏子事便欲仰之彌高邪斯其志可與  
學天矣時旁有藤蘿附松而生至綢繆松身蒙蔽其頂且著  
花焉日思乍不識也怪而問焉叔用曰此樹本松也被他物  
纏繞遂并已身亦不能辯不知何時得脫洒也曰昔橫渠謂  
人被流俗習染如直木為藤蘿牽扯解支蔓自可尋向上去  
者其殆叔用之言乎時有數鳶且飛且鳴旋繞空中適當坐  
上徘徊久不去宗道曰今日可謂見鳶飛魚躍察於上下矣  
子大曰鳶亦有識矣古人謂六馬仰秣豈虛語哉叔用曰將  
遊廬龍山記

明旌表張節婦李氏碑記

嘉靖甲午春予以公務路經山西時大理少卿南川張公得  
告還石州予遇於太安驛公拜而曰先伯夏邑丞為先兄璞  
娶於有李氏義官文之女也蚤從姆訓克具四德及歸先兄  
允執婦道正德丁卯先兄病卒李方二十五歲哀痛深至感  
動隣里篤念叔瑋幼穉未立而二孤德教德化俱且孩提舅



姑在堂徬徨無依爾乃矢死靡他一志孝慈謹朴無華躬行勞瘁上事舅姑洞洞屬屬凡羞殺饌敦年卮匱滫髓甘滑罔不精嘉少有不具輒毀簪珥以補其乏後遭疾病專事湯藥毋貳爾心比至喪葬哀毀歛殯爽於禮雖經生學子不過如是琇方始學訓遣慇懃一衣一食必先於二孤及娶馮嬖處如元弟厥後琇馮相繼病歿涕泣襄葬不慮居財友於姊妹咸得其情少有窘缺恫恤必至諸姊子女率來依歸與嫁與婚不至失所博及族戚衰病咸托賢聲丕著合郡褒嘉不但曰節而已嘉靖辛卯州守李君欲備以聞未幾遷去繼守王君轉達守巡胡公陳公巡按王公覈實再勸貞節無貶遂

聞於

朝准錫貲建坊重加優恤實壬辰九月十五日也其子學生德化懷母節行寢食未忘爰琢貞石思勒

恩典展轉籌惟顛乞執事以流未久予嘆曰艱哉張李之節乎遐哉德化之志乎非有張李之節德化何所於成非有德化之志張李何所於傳母以節為慈子以志為孝子母二人與道同歸予於張門見之矣雖然此猶在李者也德化其遠法鄒人孟子與不可乎當子與之幼也其母仇氏食則教之以信居則教之以遷於是子與幼無所失長有所成談仁義之道變縱橫之世尊之者至與孔曾齊名至今千萬世學者



師承不磨德化所自樹立者若能企及子與焉則所以傳李節者雖石固有時而泐也

明誠精舍記

明誠精舍者太學生解人王克孝光祖之所建也初嘉靖三年秋予自翰林謫判解州克孝同諸士子後予遊於水玉堂當是時克孝年弱冠即穎拔出群器識超邁及予建解梁書院克孝則同丘孟學日夜侍予於禮和堂當其篤志砥往與孟常爭先馬六年予改官南曹克孝有懷於予又負笈渡江侍予於鷲峯東所一日出學思錄數卷以觀多記予嘗言細行或克孝有問予偶荅之語予初不知而克孝私錄者也微

克孝至江南雖予亦不知克孝矣以後克孝與休寧胡孺道大器同齋寢處強志精思數至夜分躬行實踐蔑視榮利又能佐予作史約藁凡南都之貴官顯人未嘗一謁其門雖奇山名水天下以爲勝槩者未嘗少遊覽焉若非其中有所重於此者豈能至是乎居洽年克孝以父經府君老思歸省且曰光祖抵家必建一精舍上奉先師夫子及顏孟至馬薛七八賢修道其傍其何以爲精舍之扁乎予曰中庸論進道惟以知行爲事論知行惟以明誠爲功論明誠有爲已知幾之資質者爲本蓋爲已者文溫理入誠之資也知幾者遠近風自入明之資也人無此資則必不能謹獨以入明誠之域矣



故程子曰便佞狡利去道遠而吾行天下閱人多矣克孝可謂有是資質者矣斯精舍也當以明誠爲題乎克孝既去之明年予以公務北行聞克孝卒矣他日路至真定而西取道乃過哭克孝之墓經府君乃邀予至其家見明誠精舍謁先師諸賢之祠規模峻整堂宇幽邃宛然如與予所談者其銘座驚壁一言一字多出於予技淚不能觀嘆曰克孝相信一至此乎予雖能言不如克孝之能行也經府君曰此兒自立此精舍學每至鷄啼而後寢我呼之曰他人之爲學者計取科第爲人所知光祖既棄舉業何勞空自苦如此當誰知之對曰爹爹豈有爲學之士要使人知乎經府君泣下予亦泣

下侍坐者十餘生皆環泣下予嘆曰此明誠精舍不徒立也予再至江南經府君使人來曰見光祖爲此精舍厥心良苦先生何記之慰其心於九泉予遂次第其事而歸之時嘉靖十三年冬也克孝所著有學思錄七卷并女戒牧民篇

新建篤志書院記

汝寧郡城之北汝水自天息山西來過隍堦而東其北干有淫祠焉宮殿巍峩銑斲枚實奧區當陽祭非其鬼太守漆濱廖子德潛蒞汝之闕月往視焉乃謂汝人曰名邦善地而此祠淆雜何以教吾汝乎且夫漆雕開者汝產也當夫子將仕之時即有未信之對篤志之說千百載下學士大夫誦仰焉



改祠斯賢豈獨爲汝人師表哉遂建篤志書院以漆雕氏名也創豎雄方南臨汝上碧波騰輝通都咸仰其北爲先門三楹又其北爲儀門一楹左右皆有角門儀門之北爲聚奎堂五楹其南東西皆有齋齋六楹貯書閣在聚奎堂之北閣之下立漆雕氏主其東有屋三楹西面其西亦如之東面居學師焉環樹栢柳殆至千章乃選汝郡屬學名生敬業其中資給廩餼太守時臨課焉今及大比汝郡之舉者十九出書院云太守走幣以問記涇野子曰邇予之過汝也漆濱子開宴於聚奎堂予參拜漆雕氏而後即席謂漆濱曰此祠惟一主若程伯淳嘗宦於汝周茂叔亦產於汝豈不可取以配祀漆

雕氏乎荅曰昔先正微顯而聞幽且夫祀不可以莫之專也故二氏之在汝衆所知也漆雕氏之在汝衆所未知也多賢以爲祀其誠易散也一賢以爲主其心易一也故獨主漆雕氏乎予爲之嘆曰斯亦可以觀漆濱子之篤志矣予素不識漆濱每於邸報中見其爲御史時之論事也切而不泛確而不浮其奏每入必行而不寢良以其志之篤耳及自任汝汰減財力民受實惠崇重文行士敦實學其殆書院之謂夫汝之士子必於篤志焉求可也昔夫子之論道也以志學爲始以篤志爲先宰予冉求皆聖門之高賢也宰予惰其志而晝寢夫子比諸朽木冉求廢其志而自畫夫子攻以鳴鼓之二



氏者於漆雕氏何如哉志果有見於斯雖自漆雕氏以至顏氏不改其樂者亦是志耳嗟乎汝之士子毋以漆雕子為少毋以漆濱子為簡

新建王官書院記

王官谷在蒲州臨晉縣之南六七十里其谷逶迤深廣入其中四山盤結壁立如人院落其東有瀑布自巘岫懸下曲流出谷至於故市以溉山陰諸田名曰貽溪蓋唐司空表聖辭朱梁之詔選茲勝地隱居之所也予謫判解州時嘗參表聖祠過三詔亭讀休休傳問了了菴登天柱峯宿石雲洞坐釣貽溪欣然忘反遂有詩曰此心已與茲山約日過東巖不肯

歸已而有僧自良峯煮茗來送西谿一鶴衣道人以豆粥二孟佐以秋蕨繼至云此仙姑泉飯也予諾而嘆曰表聖不在乃使此流享其勝乎有記一首留付白雲洞中書生今年甲午予再過此谷不覺且十年矣乃臨晉焦尹毀寺拆觀請諸提學曹公改為王官書院且請予作牌坊并題表聖祠扁而又以書院記請予為之嘆曰壯哉焦尹之志乎美哉曹公之意乎夫虞鄉當在此谷之西數里皆大舜陶漁耕稼之故地也當時風動四方此地乃其根本至周管成讓田亦在此山之陽唐室既衰朱梁僭逆表聖舊臣猶抱孤忠唾示朱梁不啻犬彘借芻朝參本心乃見將無尚有慕古之風乎書院既作



不徒為資遊覽登眺之所其必選敦行孝弟博習經史務本  
崇實之人延請為師以立院主使之開設科條以待四方俊  
秀徐以勸導鄉里凡民或舉行鄉約勤於業作秀崇禮讓比  
方風動之世以助宣

皇化斯為良舉苟惟君記誦辭章之徒以較科第之利其進  
多謀家無益於國退多謀身有損於鄉改此書院視前寺觀  
有何如哉其作興之人反不有辱於表聖乎况敢望有虞時  
之人物哉斯舉也其小書存臨晉縣尹其大責在提學先生  
書院落成在嘉靖十三年某月某日其堂齋亭閣列碑陰

宿州吏目仇君時濟去思碑記

涇野子公退坐廳上有布衣纏帽龐眉白鬚之老排闥而入  
跪於廳下頓首曰小人宿州衣巾生員趙思也宿州二十年  
前有潞安人仇君揖字時濟者以太學生為吏目於宿州蒞  
任以來奉禮守法事皆有程庶以持身恭以敬長信以居僚  
惠以慈民嘗督兌糧斛聚稱平嘗捕寇攘選用膽畧巨賊咸  
獲道路無虞至今賴之又能興學禮士敦崇詩書州俗休美  
後以父喪去任不復仕進宿州無老稚遠近無弗思仇君者  
近聞其家立家範起鄉約化行潞安皆仇君所創宿人聞其  
風亦為是舉而思僭為鄉約正則仇君者不惟生能濟乎宿  
死猶能風乎宿也於是宿人相與立六丈之亭磨數尺之石



以表去思聞明公素號不沒人善故敢不通以介不副以幣  
口乞數語以著吾宿人報德之誠云涇野子輾然曰是雄山  
鎮仇時濟也予十年前嘗過雄山矣詳觀家範愧於未能歷  
覽鄉約行於解州夫時濟之從弟凡四人焉時茂貴而不驕  
時淳厚而不華時表信而有守時閑處士也博學篤行嘗從  
予遊於江南夫時濟之同鄉凡數百人焉老者慈而善誨幼  
者遜而勤業木工如張提尺寸不取禮生如秦倫素食終喪  
說皆時濟啓之也乃汝宿人又有此請然後知時濟出有所  
為處有所化真可謂潞安之鄉賢宿州之名宦矣予安能沒  
而不書哉惟是汝宿人毋徒慕其人而不行其善也

明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舫齋李公新阡記

舫齋李公維正者唐西平王晟之裔孫也後籍蕪湖至公兄  
弟並顯齊名公以副都御史巡撫遼陽時忤於權宦劉瑾遂  
致仕去及瑾既誅

詔復起用巡撫順天三年考績陞兵部右侍郎尋與時倅江  
彬朱寧輩齟齬復引疾致仕去

聖上御極首詔天下群臣守正被害者歿得加贈公之子舉  
人原道具故請於撫按撫按覈實得

旨加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錫

誥命焉實嘉靖癸未閏四月二十三日也初公再引疾時歲



丙子春圖卜塋域躬往相地得其兆於龍山厥手畫地形以  
示原道是年五月公告終於是原道同墓人廖旺往視前兆  
四勢空濶風氣不聚頗與手畫矛盾不協乃移相於龍山之  
東艾蒿山之下龍虎交映隱顯相承的有發脉源委謀及卜  
筮龜著咸從爾乃再倍地直券易胡諒以爲定域比將空掘  
墻深坎未半中當古冢甃甃四墻石蓋其上文字磨滅不辯  
時世乃復移上數寸急湓古冢槨外灰構近與相接未幾  
朝廷寵賜祭葬遂鳩工構屋以爲嚮堂樹石神道徵文翰苑  
用章崔烈初公天授穎異與兄維善同登甲科歷事戶刑二  
曹理財獄獄上官咸高及轉潘臬閩充秦晉所至有聲猶重

民隱比位中丞謹直滋著權姦孽倖罔不含心然今安在哉  
而公騰

語螭碑開阡艾山過者誦德休問載路乃然後知君子之道  
久而後益章也原道席公之慶隱圖繼述篤茲顯揚使公未  
究之蘊重有明時公其求晏乎哉阡開在某年月日







